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恆瑜



許茂不喜歡工作組是有原因的啊。「早年那工作組才是真工作組呢。」土改那時，把地主的白地分給了他，使他實現了自己年輕時拚命也沒法兒實現的理想……



後來，單幹戶的許茂家裏孩子小，沒有勞動力，有地沒法子耕種，眼看要破產的時候，合作化運動來了，工作組讓他入社，解救了他的困難，那樣的工作組，多值得他許茂感激和尊敬……



可是這幾年，葫蘆壩也來過不少的工作組，卻好像存心不讓莊稼人過日子似的，來了就割什麼「尾巴」。那次，老漢自留地裏的蓮花白秧正長得嫩閃閃，硬叫工作組給鏟掉了。



又有一回，老漢的一群肥鴨子給他們毒死了；他們還叫嚷着要收回自留地，害得老漢大病一場。



前年子來的工作組更是邪氣，單單把全大隊的老漢婦女們集合到大隊部去唱戲。多麼丟人現眼！許茂沒有去，結果捱了批判不說，菜園子裏的瓜果全部荒蕪了，因此生了一場大病。



「住我家？呸！」老漢想到這裏，不由加快了腳步，一路上，他盤算着拒絕的理由，「說房子小，這不成；說太髒？……也不成，誰不知我老漢家花滿院，地面光……」

連環畫連載（十）



鄉愁的胎記

明明知道小城裏的一切已經不是我所熟悉的了，包括它的建築、道路和人，但就是感覺親切，好像小城的每一磚一石仍然隱藏着往昔的記憶和情誼，隨時等待我去認領、感受或重溫。

就這樣，每有機會，都要到小城裏住兩天。有時叫幾個朋友過來，喝幾杯酒，聊聊天，有時卻誰也不想叫，一個人呆着，拿一本書在手裏，而眼睛卻停在某一頁某一行的某一位置上不動，讓思緒如方向不定的微風，拂過那些遙遠的往事以及比往事更加遙遠的歲月。這有一點像是赴一個看不到對象的約會。

那一次，我房間的窗正好對着一

個寬闊的廣場。平時廣場上人跡寥寥，偶爾會有三三兩兩的人橫穿過，遠遠地看過去，總是一幕啞劇裏的一個細節，無聲而又不至於寂寞。有時，也會有那麼幾個放風箏的人把一隻灰黑的紙鳶或彩色的蜈蚣牽在手裏，讓它在乾淨、水藍的天空裏轉過來又轉過去。

這感覺很好，雖然緊閉的房門和窗子切斷了這個房間與外部的可聽或可視的信息聯繫，但只要站到了窗前一望，生活裏的一切似乎又與自己發生了某種關聯，這讓我深信我仍然置身於我所熟悉的過去或現在的生活之中。

傍晚時分，隔着密封窗的玻璃，一陣陣具有煽動性的「鼓點兒」隱約傳來。有一群人，在我毫無察覺的時

候悄悄聚到廣場的空地上。原來，也不過是一場司空見慣的廣場舞，但那天看起來卻有一些怪異。怪就怪在那個領舞者給人的感覺。

從我的窗口望過去，剛剛能夠看得出那是一個女人，其他細節都無法辨別。一身黑色的連衣裙，露出兩截細瘦潔白的腿，如一隻狐狸直立行走時的細腳，在黑裙與灰黑的水泥地面之間。那時，兩列縱隊剛好順着我視線的方向筆直地排開如莊嚴的儀仗隊，中間那個縱深的過道則把領舞者推到了一個獨立的位置上。兩把彩扇在她手上很有節奏地舞動，如兩隻張開的翅膀；她的腰肢搖擺，在視野裏波動如一條掛在雲彩下面的黑綳；而那兩隻細瘦的腿卻一直與地面之間保持着某種若即若離……

我的目光被她深深吸引，我的意識彷彿也被「劫持」，不知不覺地隨她在廣場上飛旋。

似乎過了很久，似乎只是那麼一瞬，我突然不知道身在哪裏。生活，此時對我來說，已經變得十分陌生。突然感覺到，一直以來，自己似乎總是這樣遠遠地站在生活之外，很孤獨地觀望着生活，隔着一層似有似無的玻璃。

似乎過了很久，也彷彿只是瞬間，那個秧歌隊竟然從我的眼前消失得無影無蹤。廣場上的熱鬧被另外一些不知道在幹什麼的人所維持，而我卻只能一動不動地站在窗前，進行着那種沒有目標的凝望，直到天一點點地暗下來。

小城又黃昏

任林舉

雲龍書院

海龍



繽紛華夏

自古徐州屬華夏九州之一，這裏發生過很多故事。它是漢高祖劉邦的家鄉、漢朝的原始；其後中華之「漢」人、「漢」語和「漢」文化皆發端於斯。喜歡京劇的朋友則更熟悉《讓徐州》、「十面埋伏」、「四面楚歌」和「九里山下擺戰場」等無盡的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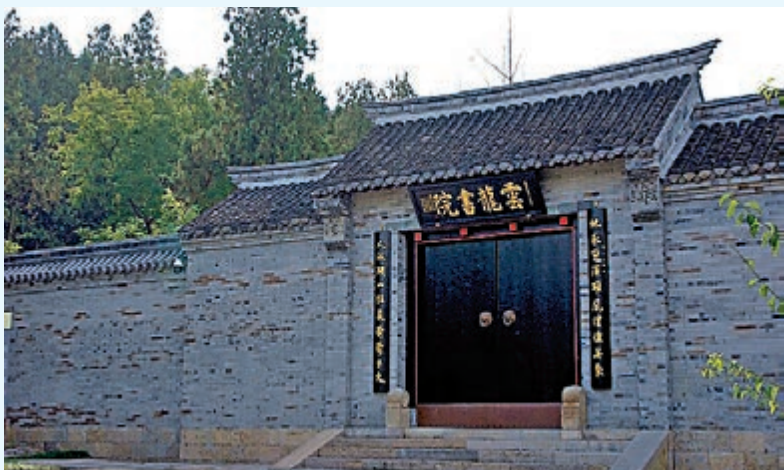
到了宋代，這裏因蘇東坡做過它的知州而使人眼前一亮。當年蘇軾有個朋友張山人隱居在雲龍山上，蘇東坡跟他往還甚密，寫過《放鶴亭記》、《招鶴亭記》等名篇，這兩座亭至今仍屹立在雲龍山巔。徐州自古為五省通衢地，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駐蹕在此四次，乾隆行宮就設在雲龍山腳。

自春秋時代徐州就文人薈萃，史載老子孔子孟子皆曾遊學於斯，而它有書院之設可追溯至元代，但「雲龍書院」始設於清康熙

朝。當時的書院即官辦民助之高級學府，是為當時的「高考」即科舉和選拔培養人才服務的。當然，它在教化民氣、沾溉文明方面亦功不可沒。

雲龍書院建於一七二一年，它比筆者任教之世界名校哥倫比亞大學還要早三十三年，應該算是教育機構中的元老翹楚了。清朝初年，皇帝怕各地知識分子聚集議政，嚴格限制地方上設立書院。徐州之建制當時屬於「州」，按其行政級別尚不允設院。據考雲龍書院之設得益於當時深受皇帝寵愛之徐州籍名臣李衛的「後門」和捐助方破例得行；其後，它還受惠於清朝的中興名臣曾國藩的支持和贊助，遂得以成長蔚為壯觀。

雲龍書院設在歷史上兵家必爭之地的徐州，同時它也地處文壇要津。兩百年來，它招攬南北文人騷客，延請著名士人學者，培養了眾多文士詩人政治家和政府官員。在近代舉其顯者就有著名的政治家



▲雲龍書院近年完成重建

資料圖片

——文人兼書法家、齊白石的老師、曾任北洋政府副秘書長的張伯英；還有段祺瑞的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將軍等。徐樹錚曾經勉力斡旋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孫中山獲悉後電賀譽其為當代班超、名垂青史。

雲龍書院延續了兩百年，後被復辟狂人辦師張勳兵變所毀，成為百年一憾。二〇一二年，在當地政府支持下，雲龍書院獲得重建，並成為了徐州文化延綿和宣講薪傳文脈的一個勝地。

浴火重生的雲龍書院在今天成了一所深受市民熱愛的文化殿堂。不再像古時它是文苑禁地和培養士人及統治階級人才的學府，今天的雲龍書院被以全新的模式辦成了「書院+高校+媒體」優勢三疊加文化大講堂的全國模範。

新建的雲龍書院在當年蘇東坡張山人故居舊址旁，左鄰蘇東坡的詩碑，面對乾隆行宮，背靠雲龍山脊，西望浩瀚的雲龍湖。它是一座宏偉的七進宮廷式院落，極像是一座小型的孔府或具體而微的紫禁城

建築。不獨其規模恢弘，它的功能也十分齊整。雲龍書院近年來在弘揚國學、宣揚世界文明中華傳統方面貢獻甚巨。

不同於一般書院由行政領導主持的傳統，重建的雲龍書院以學術掛帥、斯文領先。

自重建以來，它致力於文化建設和市民大講堂的啟蒙工作，舉辦的講演之頻繁驚人，每年約一百講，遠遠多於全國同類書院的次數甚至超越了國家級圖書館和文化機構文化講座。

徐州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交界，雲龍書院的固定講座培養了一批忠誠的固定參與者。這裏聽眾集聚，每逢周末前有講座預告，聽眾則奔走相告。雲龍書院的講座範圍廣闊，上自天文地理下至風土人情民間說唱，乃至於養生收藏書法武術無所不包、無所不精。

下次到徐州，請別忘了去遊覽一下雲龍山和雲龍書院。如果遇上周末，您或許還有緣參加一場人文講座呢。



▲俯視雲龍書院

作者供圖

梵高的阿爾勒

陳安



文化什錦

《阿爾勒醫院的花園》是梵高在這個醫院治病時畫的，他把鮮花盛開的花園畫得明麗多彩，讓魚兒在圓形水池裏輕快游弋，而花園四周的雙層拱廊又是他鍾愛的金黃色，他當時的心情顯然平和、閒逸，沒有因病而憂鬱、焦躁。這個醫院如今已改建為阿爾勒文化中心，入口處置放着這幅畫的複製件，讓人知道文化與梵高、梵高與文化確實是阿爾勒特有的組合。

阿爾勒人為這個組合感到驕傲，可也為在阿爾勒只有一幅梵高的真跡感到遺憾，巴黎、阿姆斯特丹收藏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有些人則用天文數字的高價把他的畫佔為己有。在阿爾勒梵高基金會展覽館，我仔細觀賞了那幅原作——《太陽落山時的播種者》：地平線上的太陽塞滿天地之間，大片紫綠相間的田野展現於夕陽下面，離我們視線最近的則是一個彎腰

撒種的農夫，他的左前方有一棵歪斜的、枝頭上尚有花朵的老樹。直至太陽下山還在辛苦勞作的身影，經漫長歲月的扭曲還在開花的古樹，梵高想以此告訴我們什麼？我們不是因此能感受到梵高本人的意志和願景嗎？

這個展覽室內還陳列着其他幾幅《播種者》草圖的複印件，都由光芒四射的太陽、色彩斑斕的農田作為不同播種者的背景。我想，梵高那麼喜歡農夫，那麼喜歡播種的人，他自己不就是一個藝術的播種者嗎？儘管生前一直受世人冷遇，可他播下的藝術良種如今不已經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了嗎？

梵高沒有留戀阿姆斯特丹神學院的冰冷課程，也沒有留戀巴黎的五光十色，他愛上了阿爾勒的郊外和鄉村，畫那裏的向日葵、桃樹、鳶尾花和磨坊，展示那裏的廣闊田野，雲雀高飛在上的金黃色麥田，正在收割的秋天的大地。有播種就有收穫，梵高曾在一個星期內畫了十幅豐收圖，與當



◀◀梵高畫作《阿爾勒醫院的花園》與阿爾勒文化中心

資料圖片



地農民分享收穫的喜悦。不過，他也像他所敬仰的法國畫家米勒一樣，心中懷有同情和憂悵，關注世人疾苦，不忘描繪阿爾勒普通民眾的形象：收穫季節躺在麥垛上午睡片刻的男女，在高高吊橋下河邊洗衣的婦人們，還有《吃土豆的人》：一個農民家庭，五口人聚在暗淡油燈下吃晚餐，只有土豆，沒有話語，甚至臉無表情，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艱辛和貧窮。

古羅馬帝國留在阿爾勒的古蹟從未出現在梵高的畫筆下，因為那不是他的興趣，他在給弟弟提奧（他的忠實支持者和資助者）的信中說，他「跟羅馬皇帝的世界毫無關係」，他喜歡的是「小城四周開滿黃花和紫花的田野」。有一幅畫所畫的說是圓形競

技場，其實畫面只有擠得密密層層、舉臂高呼的鬥牛賽觀眾。梵高應是去看過鬥牛的，知道那個野蠻習俗：鬥牛士把被打敗的公牛的耳朵割下來，舉耳繞場一周，最後將這「勝利的標誌」當場獻給一個女人。研究梵高生平的人，自然會將梵高割耳送女人的悲劇歸咎於鬥牛比賽，梵高自己也不一定醒悟到野蠻習俗之危害，所以他的畫冊裏是一個清純、秀麗的阿爾勒，羅納河畔一個有陽光和星光、沒有殘暴和血腥的世界。

（中）